

# 张炽恒和他的阳光诗篇

◎ 詹丹

在《发现》一诗中,诗人张炽恒就像他的姓名所暗示我们的,发出了炽热而又永恒的询问:“是啊有谁能说出 / 阳光的质?”这种追问裹挟着我,让我在暑假的某个晚上一口气读完他的诗选集,感觉有一团火光,燃烧在幽暗的世界里。

这里,我有意联系了他翻译的英国诗人布莱克名作“老虎老虎”的开头:“老虎老虎,像一团火光,燃烧在幽暗之林”。虽然翻译此诗的名家甚多,但我以为,像他那样,把通常翻译成的“在黑暗的树林和草莽里”理解为颇具象征意味的、由幽暗营构的一片林翳,是更传神的。这样的翻译,不只说明了他独特的悟性,更重要的,是始终燃烧的内心之光,使他易于洞幽烛微,建构起他与阴翳世界的独特的对峙性。

作为一个翻译了大量欧洲诗作的诗人,他的作品里有布莱克、艾略特的象征意味,有庞德或者威廉斯的清新气息,也有像天才

诗人克兰的《桥》那样结合了柔美和钢铁般意志的生命弹力和诗的张力。而其一以贯之的个性,那种燃烧的光亮,并不因此被淹没。如庞德的“地铁车站”中的著名意象:沉闷的人群中飘过花瓣般的面孔,在他笔下化解成了一个悠长的如同行吟诗人般的独白以及对昏暗世界里阳光的捕捉:“在黄昏的车站出口 / 爱人 / 黑影中漏出阳光 / 你就在他们中间哦爱人”(《黄昏的车站出口》)。相似的例子还有他的《爱趟水的孩子》“倘若父亲看到你,孩子 / 在长长的道路上,在雨的眼眶里, / 一小朵被遗落的阳光, / 他怎么能审问和惩罚你。”但是,如果据此认为他的诗仅是写出了阳光和阴翳的对峙,还是理解得太简单了。阳光在他的诗里不仅是对峙,也不

仅是照亮,而且还是他用生命最基本元素探寻世界的触角、激活世界的灵魂。因为阳光在时空隧道里的穿透以及对生命的点燃,使得他的《阳光》之诗,掀起了一场宇宙的狂欢和心灵的激荡,历数从不停留的阳光之旅的指向,将看似永恒的黑暗虚空填以充盈的色彩和声响,使“天空和水滴一同光芒闪耀”,让诗人“听见鸽子衔着橄榄叶 / 落在甲板上的声音”。

也许是大学数学系的学习背景,使他更能充分理解符号从抽象中构建一个独特的具象世界的意义。所以张炽恒诗中的意象尽管较多采用阳光、月光、泥土、河海等这样一些自然界最基本元素,似乎缺少一种具体的规定性,但并不给人空泛感。毋宁说,正因

为他采用的意象元素有相当的抽象性,才使得他的不少诗歌成了对元素的内在组合关系和变量的追问,就像追问阳光的“质”一样,他追问世界的重组意义,追问月光“对你的世界的改变”,“使光明变成幽暗 / 使黑暗变成幽明 / 使你的生命 / 行走或流动 / 在不清晰的相关物或不相关物之间”。但内在于诗人心灵深处的燃烧之光,并不把类似的追问引入一个玄虚世界,只是在增加诗歌的思考向度时,仍让其主旨回到了人间,保持了对月夜中隐约的哭泣和早起的小贩尖锐的行车之声的警觉。从而使他的诗篇,既有阳光般透明的思想,也有阳光般燃烧的情感。(张炽恒著《苏醒与宁静》,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 年 4 月)

## 新书推荐

《其人如天:史记中的汉人》薛仁明著,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

本书读史记,直接触及历史人物的魂魄,读来令人心旷神怡。作者如同司马迁及其笔下人物的知心人,经他勾勒,刘邦、项羽、张良、韩信、萧何等一代豪杰便仿佛有血有肉活脱脱地来到今天;作者从他们身上发现的生命气象又着实给人新鲜感,仿佛我们今天才识得他们的真容。刘邦表面上无赖轻慢,内里的伸缩自如却是王者风范;项羽外表上盖世无双,负才任气却是他英雄气短的原因;张良的从容有余令人遥想不尽,相较之下,韩信的自矜倨傲就显得格外刺眼……当我们触摸到这群古“汉”人敞亮饱满的魂魄,再看历史会感到格外真切,我们自己也能从中找回中国人该有的生命气象。

《在建筑中发现梦想》安藤忠雄(日)著,中信出版社出版

此书是建筑大师安藤忠雄在日本 NHK 大众讲堂进行建筑讲座的讲义集合,与此前安藤的其他文字不同,《在建筑中发现梦想》是一本回归建筑本真问题的书,集中了“我们为什么建筑?”“建筑真实又为何?”的讨论。建筑家安藤忠雄,沿着他年少时代游学的足迹,逐一写下自己在世界各地的建筑见闻。而书中记录下的每一个建筑故事,都包含一段人类生活的历史,正是这些隐性的基因与密码造就了风格各异建筑形态。安藤在感慨建筑与社会、生活的紧密纽带的同时,也在反思现代建筑。

《何谓懂音乐》杨燕迪著,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本书涵盖了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先生自上世纪 90 年代至今的音乐随笔类文章,其中包含着作者对艺术各门类,尤其是音乐深刻的理解和个性化的阐释。书中收录了多篇读书笔记以及对音乐学学科建设等的思考。此书与其说是在论音乐,不如说是透过音乐对人生中具有意义的某些命题的思考,具有发人深省的启迪作用,值得细细品味。

《游历影像》刘沙发著,文汇出版社出版

这是作家、摄影家刘沙发发表于《新民晚报》“夜光杯”的系列散文随笔及摄影作品集。作者近年游历中国各地和世界各国,拍下众多照片,并做大量笔记,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皆入文字与影像之中。此书是夜光杯文丛·个人专辑中的一册,所写文字内容丰富,构思新颖,内容包括拿破仑的玛歌堡、罗斯柴尔德酒庄的酒标、火车开往“金色之丘”、教皇新堡的岁月缅怀、到博若莱去喝新酒、红色的卡尔卡松城堡、普罗旺斯的浪漫故事等。

# 奇妙清纯的青春交响曲

——介绍《1980 我们这一届》

◎ 晓晖

尽探求;未来闪烁发光,因未知而充满向往。1984 年大学毕业,这 93 个人中,有 3 个人主动要求去西藏工作,被批准了两个。有 4 个上海人主动申请去北京工作。在今天,似乎都是不可思议的事。30 年,一个人最好的 30 年,也是我们国家发生急剧变化的 30 年,每个人,似乎机会与坎坷同在,怀疑与自省相伴。尘埃落定,情由境生。他们中有三分之一去了国外,转行,学习,打拼,如今成绩卓著,是金融家,名律师,硅谷工程师,中文学校校长,作家,翻译家,市属图书馆馆长,著名大学的教授……而在全国各地的,有出版社、报社的老总,文化机关的领导者,获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六获华表奖纪录片奖的中央台导演,大家戏称“陈六表”。还有不少在本职岗位坚守几十年、荣获国家级、省市级奖项的普通记者、编辑、教授。

在书中,你读到,无论是成功者,还是散淡者,他们的身上都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对真情的看重,

对名利的淡泊,对选择的无怨无悔,还有点“恃才傲物”。文学就是人学,当初选择中文系,就免不了是一颗多情之种。60 年代生人,多有兄弟姐妹,他们知道忍让,珍惜手足,孝顺父母,行事低调,所以同学之间保持 30 年的友情是这样自然。这同窗友情随着岁月的递进,像树的年轮,一道道印刻于他们生命的簿册上,足以感动那些独生子女们。寒门出贵子的故事,在他们之中也不少,而今天,贵子们本色依旧。

令人惊奇的是,不论这些 60 后如何低调,内敛,自嘲,他们的才华,他们的功力,他们理想主义的风采一一呈现。没有一个人的叙述是相同的,类似的。每一个人的叙述自成一格,文笔生动漂亮,而当它们集合在一时,奇妙瞬间变作某种厚重。单薄的个体,分明变成了有力量的群体。93 个人的心灵史,也是别开生面的一部社会发展史,一曲雄浑震撼的真正的“青春之歌”。

看看网上的好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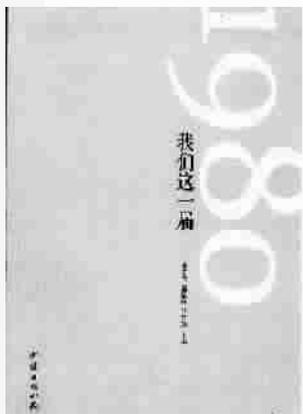
“充满一种淡泊而理性的生机。”

“时代感人文感兼备。”

“曾经沧海,却不失赤子之心。”

“吟诗作赋、剪烛西窗,乐读万卷、行游万里,文以载道、歌以抒怀,酒酣高楼、侠骨仁心……这般的华美的青春,我们曾有过吗?有一群人,他们有过。半个甲子,一个时代,他们集体回望,于是有了眼前这本雅致而沉甸甸的《1980 我们这一届》。”

所谓成功,是市俗层面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乏味的。做一个有情有义、有趣有味的人最重要。这是人的意义上的大成功。这些真正的读书人,是书缔造了他们。就像汪涌豪教授在书中所说的那样:“书生活就是真生活。”“总有一天,人们得重新认识读书之于人生的意义,并由衷地体会到,若自己内心没有的东西,谁都不可能颁赐给你。”



《1980 我们这一届》(由团结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很奇妙,它是复旦大学中文系 1980 年进校、如今已至天命之年的才子们,回顾自己青春岁月的真情告白。它们或雅致,或幽默,或坦荡,或深刻,相同的年岁,不同的性情,在那里摇曳生姿,张力弥漫。他们写的是自己独特的经历与感悟,但是,你能从中激发出自己的情愫;关于青春,友情,事业,理想,远方的目标,近处的发小,时间的稀罕与时间的无情。

上世纪 80 年代,已经适合怀旧了,那是一个多么令人激动的时代。纯真与纯正相遇,对知识无

# 板凳要坐十年冷

——读沈鸿鑫《海派戏剧研究的时代印记》

◎ 戴平

注于此者不多。在上海戏剧学院,自陈多教授去世后,除叶长海、张福海先生等人以外,后继乏人。他们带的研究生,毕业后也很少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主要原因恐怕是这个领域太寂寞、太清苦。

书名叫《海派戏剧研究的时代印记》,这表明作者在戏剧研究时,具有鲜明的海派特色,即海纳百川、包容并蓄。海派京剧的代表人物是周信芳,沈鸿鑫研究周信芳,写过两本专著;但他又不是一个钻在史料中出不来的书呆子,他以史带论、以人带史,以准确的史料作为研究的基础,记叙周信芳,兼及海派京剧的研究。本书的“名剧研究”,包罗中外,纵论今

古。中国的戏从关汉卿的《窦娥冤》到田汉的《丽人行》到《白毛女》、《红灯记》,从曹禺的《雷雨》到现代滑稽戏《正宗自家人》、沪剧《宋庆龄在上海》;外国的戏,从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到《浮士德》,从《玩偶之家》到《等待戈多》;从莎士比亚、歌德、易卜生到贝克特、尤奈斯库,均有涉及。看得出来,他的中外戏剧知识根底深厚,储备丰富,视野广阔。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的《〈梁祝〉(罗密欧与朱丽叶)比较说》和《〈奥赛罗〉与〈碧玉簪〉》,《鬼魂与预言——关汉卿与莎士比亚比较研究之一》等戏剧比较研究的文章,选材巧妙,观点开放而又严谨,运用了比较文学和

接受美学、模糊美学、系统论等西方现代哲学、美学的理论和方法,有独到之见,言之有理,在当时是领先的。

他的戏剧理论研究又是鲜活的,密切关注现实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好戏。沪剧《挑山女人》一上场,作者便写了一篇出色的剧评。名家研究,从谭鑫培、王瑶卿、梅兰芳、程砚秋、俞振飞、孟小冬到筱文艳、李玉茹、计镇华、刘异龙、吕瑞英、马莉莉等二三十位艺术家,他都有精辟的介绍和评点。作者还为一位越剧琴师周宝才写了一篇 6000 多字的长文:《风雨人生诉琴弦》。这也是十分难得的。

范文澜先生写的下联是“文章不写一句空”。沈鸿鑫先生的文风朴实无华,一如其为人,真诚平实,不虚饰,不矫情,不奉承。不论是对一些戏剧事件史实的记述,还是评论一出戏、一个当事人的得失,都实事求是,力求准确,不蓄意地拔高,也不故作惊人之语的贬低。

一直隐身在戏剧舞台幕后做研究工作的沈鸿鑫先生,这回站到了舞台中央。今年 7 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著作《海派戏剧研究的时代印记》,上海市文广局、市文联等八个单位日前又隆重举行了“沈鸿鑫戏剧艺术 50 年的学术研讨会”。这部一百万字的皇皇巨著,有学问、有见地、有分量,是近年来难得见到的一部戏剧理论学术专著。

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写过一副关于做学问的对子,上联是“板凳要坐十年冷”。这是形容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耐得清贫。做学问,唯有坐得冷板凳,方能取得大成就。沈鸿鑫先生在中外戏剧,尤其是以京剧为主的戏曲领域内,板凳坐了五个十年。戏海拾贝,乐此不疲,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这种精神是十分令人钦佩的。

沈鸿鑫先生的这部专著,对于戏剧院校的戏曲理论教学和研究来说,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参考书。对戏曲史、论的研究,现在专